

即将逝去的
生活



臭美的 马桶

扎西·刘◎著

中国旅游出版社

臭美的马桶

扎西·刘 著

中国旅游出版社

即将逝去的
生活



责任编辑：高 瑞 刘姗姗

特约编辑：夏心蕾

责任印制：冯冬青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臭美的马桶 / 扎西·刘著. —北京：中国旅游出版社，
2005.7

(即将逝去的生活)

ISBN 7-5032-2652-8

I. 臭... II. 扎西... III. 风俗习惯—中国
IV. K892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5) 第 077333 号

书 名：臭美的马桶

著 者：扎西·刘

摄 影：扎西·刘

出版发行：中国旅游出版社

(北京建国门内大街甲 9 号 邮编：100005)

Http://www.cttp.net.cn

E-mail: cttp@ccta.gov.cn

制 版：北京中文天地文化艺术有限公司

经 销：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

印 刷：北京翔利印刷有限公司

版 次：2005 年 8 月第 1 版 2005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

开 本：787 毫米 × 1092 毫米 1/16

印 张：11

字 数：130 千

印 数：8000 册

定 价：28.00 元

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



我，扎西·刘

仗镜走天涯，纵影驰四方
在青藏高原上呐喊了十年
嗓门冒烟青春冒烟作品也冒烟
1995年从加拿大回国后
尝试民俗摄影
把呐喊进化成审视
妄图在自己
美术硕士的身体上
披一件
土蓝色对襟大褂
230多组即将消逝的民俗专题
一不小心
获得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颁发的
人类贡献奖、记忆奖和文献奖
2005年，又一个新的开始……

马桶

序：打量马桶



凌
亚
涛

研究任何事物，必先追根溯源，诸如缘由、功用、意义各项罗列再三。马桶亦不例外，对这一平常之物稍加考量，便可看出其在人类进化史、文明史、发展史上所独具的地位和价值。

只有将马桶放到历史的坐标中，它的形象才能逐渐清晰丰满起来——马桶的诞生，实在是人类历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大事。自从直立行走以来，似乎还没有什么比规范便溺行为更能凸现人类作为文明动物的特征。

从此，马桶在社会学当中扮演起越来越重要的角色，至少从汉代起，它成为宫廷礼仪的一部分，与龙座龙袍龙辇一样，经受起中华精英文化的关照。至于在此后千百年间衍生出的、牵及婚丧嫁娶的种种习俗，更是与食文化、耕文化、性文化等共同构成了传统文明的厚实基座。

作为与人体最亲密接触的器物，马桶在美学上的表征也不是一成不变的。最初的红漆雕花马桶提供的只是一种审美愉悦，渐渐兴起的嵌银丝、镶铜耳马桶可看作是一种心理暗示，寄托着随时随地的美好愿望，而隋炀

帝的玉石马桶则完完全全超脱了审美与实用两大范畴，成为炫耀的工具。明代以后，人们对马桶的审美需求愈加细腻，原本大一统的马桶被细分成京式、广式、苏式，听起来像如今中看不中吃的月饼，却也完全吻合美学的通常理念。

说点正经的。其实我最惊诧的是马桶所创造的经济学模式。

探寻千年马桶史，几乎可以清晰地看出一条产业链逐步形成的轨迹。如果不是受到外来文明的侵扰，这条完备的产业链完全有可能进一步发育成熟，在现代产业体系中自成规模。

产业链的起始端自然是马桶制造业，而倒马桶、拉粪车归属于服务业，按现在的科学说法，前者为第二产业、上游产业，后者是第三产业、下游产业。而桶垢入药、粪便综合利用则显然属于最易为人忽视又最有利可图的延伸产业、边缘产业。如果再细分一点，马桶的研制、销售、维修无疑也都是这条产业链中不可或缺的一环。

与其他行业一样，马桶业的市场竞争孕育出了集约化的经营方式。在清运粪便这一服务业框架下，千千万万的“粪夫”是其中最低层次的一级，在三四十年代的上海，这一数字是五千人；能够拥有数百辆粪车，便可以成为某块地盘上的“粪大王”，坐收租金，更强势者则壮大成“苏北帮”“江南帮”等各帮帮主；而黑社会在其中坐东吃西、游刃有余。这情形，与当年乃至今日之热门行当并无二致。同样，马桶制造业中的集约化方式亦初具雏形，明代富商沈万三将能工巧匠集于南京城南，专业的马桶作坊盛极一时。基本上可以认为，资本主义的萌芽在数百年前的马桶业中已现端倪。

窥一桶而见全貌。马桶之学，广矣深矣，细细探究下去，你还能惊喜地发现其对人体工程学的巧妙运用、对军事学的独特贡献……

当然，“窥桶”的视角因人而异，本书为你提供的是扎西·刘先生积六年功力的全方位扫描。随着他开创性的眼光去打量马桶，你会有更多的受益，会打量再打量。



引子：臭美的马桶

儿时，父亲在外教书，母亲做医生，隔三差五地值班，我和小妹时常被寄养在舅舅家。舅舅住南京老城南信府河，此地原为明朝信国公汤和的府地。信府河75号是座典型的老房子，前有堂屋、厢房和天井，后靠秦淮河，空空大大的老屋里，硬是没有公厕。当时公厕少，离家远，跑一趟很麻烦，所以家家户户都用马桶。马桶常被搁置在正屋最里面的墙角边，与床铺只隔一层布帘，用起来十分方便，就是臊味绵延。舅妈北方娘家来人，曾误以为家中咸鱼发臭了。

记得每天一大早，外面就有人喊口号：“倒——马子喽！”九时许，出门一看，马桶已是“焕然一新”，昂首挺立在各户门前，活像个门岗，十分壮观。想起当年，喜欢和小伙伴们右手握紧马桶刷子当宝剑，左手举起马桶盖子当盾牌，斗耍一番，感觉好“酷”。过年间，调皮地将鞭炮放在路边的马桶里炸，非要听个“天地响”。

马桶译成英文，特有意思，变成了“夜里的小板

凳”——nightstool。前年，我将一组摄影作品送往法国参展，就因此闹出了笑话。另外，曾有日本人把苏州街头的马桶当成花盆，一个劲追问导游：“花盆里为什么不种花？”西欧老外在上海街头看见矮二楼窗下晒着的马桶，左看右瞧，忍不住问翻译：“灯笼真好看，为什么不亮？”我收藏了一个崭新的马桶，放在床下。一日儿子惊讶地喊：“爸爸，家里的啤酒桶干吗不拿出来用？！”惹得人哭笑不得。

马桶，男女老少人人皆用，坐在上面看书、读报、吟诗、习作、养神。苏东坡所说的“三上”，其一便为“马桶上”。

六年来，我利用假日奔走在大街小巷中，苦寻马桶的踪迹。随着城市化的进程，马桶正在我们身边逐渐消逝，几年前还成规模的“刷马桶”行业，现在几乎绝迹。

几百年来，马桶融合到人们生活当中，形成一定时期特有的“方便文化”。连剃头时，师傅都会问：“你剃西装式、平顶式，还是马桶式？”

老屋纷纷拆迁，公寓房里锃亮的抽水马桶，为“倒马桶”的历史画上了句号。若干年后，我们的后代在博物馆里看到马桶，也许会发出同样的疑问：“这花盆为什么不栽花？”

如今，街头上倒、刷、晾、晒、修、做马桶的人已逐日减少，这些事儿已不再熟悉到“无睹”的地步了。最后一道市井中的风景线即将消失，后人再也看不到，更想不到昔日马桶也曾“臭美”过。

粗看马桶真臭，细想马桶却美。

南京的科巷，也许是苏州的双塔寺，也许是扬州的文昌巷，也许是上海的董加渡，也许是皖南小村庄里某条说不出名字的老巷，这条巷子的名字可以淡化……重要的是，这巷子是中国城市建筑体制正在消逝的载体，它必须醒来，因为马桶的故事，必须在这里发生。

关于巷子是怎么醒来的，有各种各样的说法。游离于市井生活之外的人可以有各种各样的想象：炊烟、鸟语、白玉兰的香味……都不对，在我看来却是“哗啦啦”刷马桶的声音。

目录

序：打量马桶 /006

引子：臭美的马桶 /012

第一篇“方便”也是一种文化 /001

马桶的身世 /002

马桶之喜 /008

婚礼上大出风头的马桶 /008

在子孙桶里添丁 /014

马桶之趣 /018

“龙头落虎口”——隋炀帝和马桶 /018

“马子”别意 /024

马桶引来“朋友妻不可欺” /027

李秀成“屎”里逃生——遗臭万年 /030

易君左与马桶官司 /033

“七桥翁”马桶保卫战 /036

菜农、粪窝子和马子菜 /039

马桶之形 /048

马桶之语 /052

第二篇 旧景杂忆 /59

上海 /060

沪上的马桶记忆 /061

上海马桶帮 /065

“粪大王”的产生 /065

活在底层的“粪夫”们 /070

马桶“总罢倒” /074

南京 /076

“马子洋行”和“郑粪街” /077

沈万三和箍桶巷 /081

寻找“倒大爷” /088

苏州 /096

探访百年马桶老店 /097

最后的“马桶娘子军” /110

杭州 /118

偶遇马子箍桶匠 /119

第三篇 马桶家话 /127

都市里最后一道风景线 /128

马桶和家事 /134

走在巷中的“猫步” /134

七十二家房客静听“泉水叮咚” /141

马桶陪我五十年 /144

城市“便”迁 /148

再叙：马桶的自恋 /157

跋：马桶纪事 /159

第一篇

“方便”也是一种文化

为了弄清马桶身世，着实耗费了六年的周折。从《周礼天官玉府》、《孙诒让正义》、《汉宫仪云》、《梦梁录》、《西京杂记》和《云麓漫钞》等史籍的片语行句中只能点滴整理出一丝丝资料，若不进行民间再三考证，可能更不详知马桶历史之演变。为此，也只能粗浅揭开马桶之传承。

马桶究竟创始何年，不得考证，民间百姓异口同声答曰：祖传的。这一下就难以追宗问祖了。





马桶的身世

马桶，本名虎子，据《芸窗私志》中载：“客问曰：‘溺器而曰虎子，何也？’答曰：‘神鸟之山，有兽焉，名曰麟主服众兽而隙百邪。此兽欲溺，则虎伏地昂首，麟主于是垂其背而溺其口；故溺器名虎子也。’”大意是：曾经有人问：“便器为何叫虎子？”有人答：“在一座叫神鸟的山上，有许多猛兽，其中麟兽最为厉害，征服了所有野兽，并称王为霸。每次麟兽小便时，兽中之王老虎便伏在地下，仰起头，麟兽便骑坐在老虎身上把小便撒于虎口之中，虎口一下变成了麟兽的便器，所以便器就叫虎子了。”

在河南焦作民间一则《龙唱》的民谣中，有着相似的传说。说是在远古的时候，焦作的西北群山中，卧藏着许多老虎，常常威胁着山民的生命，山民面对虎兽，没有擒杀的办法，只能是躲避，一心想着来只比老虎更猛更凶的大兽，将虎兽消灭就好了。一日，山峰上出现一个全身有着麟角、麟身、麟爪、麟尾会飞的大麟兽和虎

兽在大溪边整整恶战了四十九天，才把虎兽降服，虎兽不得不伏地称臣。麟兽怕老虎乘隙下山扰民，常常在小便前让老虎伏于其旁，随时检查老虎的行踪。

麟兽当上山中霸王以后，方圆百里的山民才得以过上平安的生活。人们把会飞的麟兽称为“龙”，把最高的山峰称之“神鸟峰”，把大溪称为“潯河”，群山称之“王屋山”，这就是百姓祈祷美好生活的一种方式 and 心态吧。《芸窗私志》中所提到的麟兽应该就是龙兽了。

我曾经去过焦作的龙洞乡和王封乡，这里至今还流传着“龙虎斗”争霸王的神话故事。在焦作许多地方的地名也充满了“龙虎斗”的神秘色彩，像王褚、山王、王屋、虎岭等等。

在南京的民间有这样一种说法：马桶盖上“龙虎斗”，这指的就是南京人爱坐在马桶盖上吃东西。而在南京小吃中却有“龙虎斗”一说。广东的馆子用蛇、猫肉制成的汤叫“龙虎斗”，而南京人喜欢面条和馄饨同食，文人雅士则由面条馄饨之形联想到“龙蟠虎踞”之势，便美其名曰“龙虎斗”。

到了唐朝，因李渊四子李元霸属虎，小名虎子，所以“虎子”只好给皇子让路，被避讳改称“马子”。

古书上说：马桶，溷器也，所以受大小溲者，又称溲溺器也。《通雅器用》中说：“陈水南曰‘兽子者，褻器也，或以铜为马形，便于骑以溲也’俗曰马子，盖沿于此。”这里说的马子，就是马桶。在《汉宫仪云》中却是“侍中分掌乘輿服物，下至褻器虎子之属”。《西京杂记》中道：“汉朝以王为虎子，以为便器，使侍中执之，行幸以从是也。”

《孙诒正义》也有关于“虎子”的文字：“虎子，盛溺器，汉时俗语……”后汉书中提到献帝外出巡察时，侍者都要将它带着，当时马桶有金打的，玉雕的，银制的，铜铸的。形状像马形，而且图案极其别致。皇宫里称马桶为：恭桶或清器，多好听的名。



那么，溷器和虎子究竟是不是同一物呢？

宋人赵彦卫《云麓漫钞》：“汉人目溷器为虎之，郑司农注《周礼天官玉府》有是言。唐人讳虎，改为马，今人云厕马子是也。”按郑玄注《周礼》“褻器”引郑司农（东汉郑众）云“褻器、清器、虎子之属。”可见褻器包括清器和虎子两类。

古人称上厕为行清，故便桶又称清器。而虎子系承尿褻器，又叫溺器，今人称夜壶者便是。

南宋钱塘人吴自牧在《梦粱录》载，当时“杭城户口繁伙，街巷小民之家，多无坑厕只有马桶。”

近人杨荫深先生《事物掌故丛谈》以为马桶之得名，是“取其形状拟骑马”。

今人玉立导先生提出宋人赵彦卫改虎为马，虎子即马子之说不确。因旧时男子习惯在外面方便，马桶多为女性所用。虎子应为溺器，小使用，马子实为清器，大使用。

实则不然。唐前的溺器、清器都为褻器，通称“虎子”。唐后把溺器、清器统称“马子”，即“马桶”。至于鼻祖的“虎子”也就慢慢即演变成单一的“夜壶”了，而夜壶现在只出现在医院中供男病人或家中不便老人使用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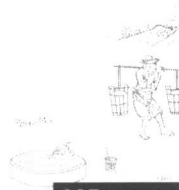
从马桶之名来说，还是应该虎子——马子——马桶如此之演变。





即将逝去的生活
臭美的马桶





马桶之喜

马桶在人们生活中扮演了一个不可或缺的角色，其重要程度不言而喻。没有马桶的日子已经不可想象，定是一团糟。所以，为了答谢这个忠厚、默默无闻，收尽秽物和浊气的“朋友”，人们在婚嫁生子这样人生的重大时刻，给予了马桶特殊的待遇。

婚礼上大出风头的马桶

马桶在苏、沪、浙、皖等江南一带使用极为普遍。明朝建都南京时，民宅翻建较多，加之南京秦淮河等大小河道纵横，水井星罗棋布，便于居民清洗马桶。此时，马桶清刷工已成为三百六十行中的一员了。

记得小时候，大都流行着嫁女儿要陪嫁马桶的习俗。大户有钱人，还在马桶上雕花挂红，大小马桶相套一起。那时，特爱去找洞房里的新马桶，新郎家人把马桶收藏在洞房里，让闹新房的人到处翻查，常常在床底最里边发现，这也是一个娱乐活动。因为新马桶里有大红包，还

